

仁木悦子

ETSUKO NIKI

只有猫知道

猫は知っていた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只有猫知道

(日) 仁木悦子 著
陈婉若 译



YZLI089013165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有猫知道 / (日) 仁木悦子著; 陈娴若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133 - 0431 - 3

I. ①只… II. ①仁… ②陈…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4017 号

《NEKO WA SHITTEITA》

© KAYO FUTSUKAICHI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只有猫知道

(日) 仁木悦子 著; 陈娴若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431 - 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序 章
11	七月四日 星期六
21	七月五日 星期日
36	七月六日 星期一
65	七月七日 星期二
82	七月八日 星期三
130	七月九日 星期四
175	尾 声
181	获奖感言
182	评审寄语
185	江戸川乱歩奖历年获奖作品

序 章

“悦子，再把地图拿给我瞧瞧。”

哥哥站在转角，左右比对了一下说。我从背包里拿出已经折得皱巴巴的地图。

“他明明说这条路很好找嘛。牧村那家伙，怎么把地图画得这么烂哪。”

哥哥一面抱怨，一面用手背抹去额头上的汗。就在这当儿，右手边的路上出现了一道人影。这个人年纪很轻，穿着干净的淡蓝色衬衫，手上抱着一个皮包。哥哥等他走近后便出声叫住了他。

“请问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一家箱崎外科医院？”

那青年单眼皮，眼睛很漂亮，警戒似的看了我们两眼，才用沉着的口气说：“那是我家。”

这回答实在出人意料，哥哥像是松了口气一般，转了转眼珠。

“原来如此。在下仁木雄太郎。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谁。”

“哦！是仁木兄。”年轻人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喃喃说道，“是要来我家教幸子弹钢琴的老师吧。那一位是令妹吗？”

看来这位青年已经听说过我们兄妹俩的事了。我和哥哥雄太郎被之前的房东赶出来，在哥哥友人的牵线下，终于租下了箱崎医院的二楼。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前来拜访。箱崎家有两个正在就读于医科大学的儿子，还有一个在念幼儿园的小女儿。我只要教小女儿弹钢琴，就可以减免一半的租金。这些都是哥哥的友人事先帮我们谈妥的。这么看来，现在站在我们眼前的青年，不是老大英一，就是老二敬二了。他的脸色有些苍白，眼神戒备，清瘦结实，大约二十岁出头，看上去是个头脑聪明却有些孤僻的人。不过，我们还是先跟他走。他不发一语，迈着轻快的步伐前行。据我所知，他这种体格，外表虽然看似弱不禁风，其实韧性很强，也许力气还很大。

箱崎医院距离我们看着地图四处张望的地点，只有百十来米。从冰店的一角拐个弯，经过公共电话亭和收音机店前，绕过经常被散步时的狗抬腿“方便”的电线杆转角，再转个弯就到了。即使在这附近并未遭到战火波及的许多深宅老院中，这所医院也算是年代久远的。坚固的木造两层楼房，大门到玄关的小径约五到六米，上面铺着雪白碎石。除了面对大门的两层楼房外，右手边还有一栋同样古老的房子，只不过是平房。

“左边是医院，我们家人住在这边。我们叫它别院。”

大学生指着右手边的平房说明时，大门前响起停车的声音。我下意识地回头望去，车上下来一对貌似夫妇的男女。男子年约四十，肩膀很宽，体格相当健壮，眼睛和嘴都很宽阔，鼻头厚实，眉毛浓密有如用墨点过一般。但那霸气的五官却各安其位，形成一副精力旺盛的容貌，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直率的目光里，同时隐藏着某种

冷酷的智慧和强烈的执著，似乎是告诉别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想要的东西拿到手。另一位貌似妻子的女士，却是彻头彻尾与丈夫相反。个子瘦小，五官娟秀，性格看起来也很内向。她身上穿着一件淡绿色丝质洋装，手上提着嵌有金属环扣的行李箱。这应该是个楚楚可怜的美人吧——我心中暗暗感到同情。我会这么想，是因为尽管她五官端正、眉眼清秀，但却是一副奄奄无力的样子，神色中透着疲惫倦怠。这位太太肯定是生病了，所以才来医院看医生。从她提行李箱的样子看，说不定还得住院呢。尽管如此，那个男人却让病人自己提行李，还带着一副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这种男人我绝对不嫁。我要是生病的话，肯定要丈夫背着我上医院，若不是这样，我就——我心里一面思忖着，正准备往前跨出一步时，突然吃了一惊。刚才带我们进来的那位大学生，脸上露出慌乱的表情，抿着嘴唇，睁大眼睛注视着门口那对夫妇。原来那副戒慎警觉的态度消失了，似乎连心脏的悸动都可看得一清二楚。

直到那对夫妻消失在医院玄关后，他才回过神来。他发现我在注视他，便可怜兮兮地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有一刹那，他望着我的眼神里显出一丝恨意。但下一秒钟，就又恢复了原有的冷静。

“这边也有玄关啊。”

雄太郎哥哥似乎什么都没发现，望着房子说道。右边所谓的“别院”，有个比医院玄关稍小的侧门，门前搁着一辆红色三轮车。

“是的。我们一家人都从这扇门进出。请进。”

大学生打开玄关门，便高声叫道：

“妈妈。”

“是英一吗？回来啦？”

迎出来的是一位看上去六十五六岁、和蔼亲切的老妇人。

“你母亲带着幸子上街买东西去了。这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们是仁木家兄妹，刚才在外面遇到的。”

大学生——现在知道他是这家的长子英一——用一句话为我们做了介绍后，好像觉得自己责任已了，看也没看我们一眼，便径自往走廊后面走去。

“那孩子就是这么冷淡。两位请进来，敏枝马上就回来了。”

老妇人熟练地领着我们进到里间。

“您是仁木先生吗？我从牧村那里听到了一点风声。听说令妹在音乐大学的师范科就读呀。我们家幸子就请您多照顾了。抱歉，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幸子的外婆桑田千重。”

她还没介绍自己之前，我便大致猜出这位老妇人的身份了。因为我早就听说，箱崎家除了主人夫妇和三个孩子之外，还有一位健康的老太太，是夫人的母亲。但是，自以为对他们家了若指掌的我，这时却看到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女，拉开门端着茶进来。这位又是谁呢？我不由得歪着头思索起来。她穿着某所私立高中的淡蓝色水手服，是一位脸形宛如狐狸的清瘦少女。看起来应该不是女仆……我看着这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的侧脸，心中思量着。

“啊，百合，你也来打个招呼吧。”

桑田老夫人转向我们这边，说道：

“仁木先生、小姐，这孩子是我的孙女，叫桑田百合。她算是英一他们的表妹。因为父母都过世了，所以住在这个家里，现在就等于这家的女儿一样。她特别细心，而且也是个贴心的孩子呢。”

老夫人的话里听起来好像有什么弦外之音。少女带着若无其事的僵硬表情，在我们面前放下茶，然后默默地走出房间。

“对了，这位小伙子修什么？我听说您还是个学生？”

“您说我吗？我念植物学。”

“原来是这样。我那儿子也很爱采集植物，但因为是独生子，所以要他继承家业，就是刚才那个百合的父亲。他在战时担任军医，后来病死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也不用让出嫁的女儿照顾我。总之，现在女婿对我和百合都很好，可是到英一那一代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哦，她们回来了。”

玄关的门一打开，“我回来了”的稚嫩声音便跃入耳中，又听见似乎是母亲的人说了句什么，孩子清脆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或许是母亲告诉她我们到来的事吧。没一会儿，夫人进来招呼道：“欢迎光临。”她和桑田老夫人很像，微胖的身材，看起来很亲切。在她身后伸出头来又缩回去的，肯定就是我的新学生了。她穿着一件蓬蓬的连身短裙，头上扎了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蝴蝶结，就像个集父母宠爱于一身、备受呵护的孩子一样，清爽干净。

彼此客套一番之后，敏枝夫人把小幸子推到前面，要她说“你好”。孩子扭着身子甩开母亲的手，逃到走廊去了。

“她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学钢琴时她倒是乐在其中——来，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

我们在夫人之后站了起来。一来到走廊，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只小黑猫，跑到我脚边摩挲。幸子跑过来把猫抱起。

“好可爱的猫啊。它叫什么名字？”

“奇米——”

幸子虽然很害羞，但还是开了口。

“它叫奇米吗？还是小小猫呢。”

“嗯。大约十天前才向人要来的。”夫人说，“我不喜欢猫，可是幸子爱得不得了，所以只好养了。而且，我家有老鼠，为此很伤脑

筋。我侄女百合虽然到药房买了杀鼠剂，做成毒丸子，可是老鼠不知是不是鼻子很灵，硬是不肯碰。”

“这样看来，还是养猫最有用吧。即使养的是小猫，但老鼠只要一听到猫叫，很奇怪地都会跑光。唉，它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真是只黏人的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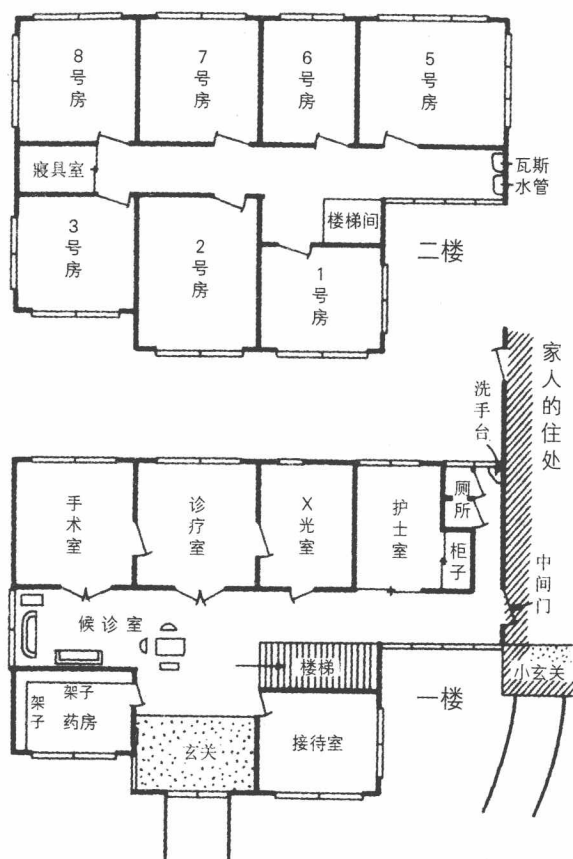
“对啊。人到什么地方，它就跟到什么地方。有时一不注意就会踩到它呢。屋里黑漆漆的，如果被吓到的人是我，我肯定会跳起来呢！”

打开走廊尽头的门，通道豁然宽敞起来，原来是进入“医院”的主建筑中了。通道右边成排的门上，分别挂着“护士室”、“X光室”、“诊疗室”、“手术室”等牌子；左边则是接待室和药房，以及我们刚才从外面看到的方形大玄关。从玄关进来之后，铺了木板类似大厅的地方，则用来当做候诊室。那里摆着藤制的长桌、长椅和放杂志书报的小茶几，整理得井井有条。（见图一）

走上平缓的大楼梯，半途中我们遇到正要下楼的院长兼彦医生。我忍不住想笑出声。记得不知是哲学家帕斯卡还是谁曾经说过：“若有两张神似的脸，分别看时一点也不觉得有趣，但是一同出现时，就会因为相像而滑稽了。”这话真的一点也不假，无论是体格或是相貌，这位箱崎兼彦院长与我们三十分分钟前遇到的儿子，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这位父亲头顶秃了点，肚子圆了点，目光亲切了点。

“请您多多指导幸子，那孩子骄纵任性，可能要劳您多多费心了。”

兼彦院长把手放在抱着猫的幸福子头上，一脸爱怜地说。然后，他又回到上楼，为我们介绍二楼的陈设。二楼也有一条宽敞的通道



图一

直贯中央，通道两旁是成排的病房。走廊尽头的木板门上挂着“寝具室”的牌子。整个走廊左边有三间房，右边有四间，而我们被带到最西侧的八号房。

“这房间是为病人准备的，所以可能不太适合读书——而且四周可能有点吵。”

敏枝夫人一边说着，一边扭开门把。

走进里面之后，令我有点意外的是房间很大，而且相当明亮。靠近窗边有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床，床对面的墙边是半坪大的榻榻米。想必床是给病人躺的，榻榻米是给家属用的。除了这些之外，房间里还有一张小茶几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约半人高、很像冰箱的木柜。漆成奶油色的墙壁高处，挂着一张廉价的风景画。我觉得房间虽然比想象中的好，但那幅画颇令人不以为然——不如换上哥哥珍藏的布拉克^①的《静物》。

“这个房间相当明亮呢。”哥哥和我一样，一边环顾房间一边说道，“这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历史悠久，但墙壁重新粉刷过，不像一般医院那么单调冰冷。”

“是啊，我们全都粉刷过，我们家原来住在品川那边，战争结束后才买下这里。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吧？”

夫人转头看着兼彦院长。

“没错，已经二十四年了呢——那时候，我们整个翻修了一遍，从窗缘到墙面，全都重新粉刷了。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嘛。不过，陈旧的外墙就没办法修整了。”

兼彦院长苦笑着解释时，房门开了，一位护士探头进来。

^① 布拉克（1882—1963），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及雕塑家。

“院长，山本先生来电。”

她一面说，一面带着品头论足的神情朝我们兄妹打量。可能是实习护士吧，这是一个看起来只能算是孩子的少女，两个眼睛分得很开，还有一张看似和善的圆脸。

兼彦院长说：“你们自便吧，什么时候搬进来都行，你们自己安排。”

他说完便走了出去。幸子抱起想跟出去的小猫，一屁股坐在床上，唱道：“黑乌鸦，你为什么哭？”我有点吃惊，因为她走音走得离谱。看来教这个孩子弹钢琴，恐怕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困难工作。哥哥似乎察觉到我的担心，侧目看着我，不怀好意地笑着，叫人看了就生气。

我们决定第二周的星期六搬进来。老实说，我希望明天就搬，但是因为还要上学和打工，没办法随我们的意。

下楼走到玄关时，才发现哥哥和我的鞋子都不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家用侧门进来的。

夫人说：“不用特意走回去了，我去把鞋拿过来吧。请你们在这里等一等。”

说完，她便帮我们取鞋去了。我们俩站在门前等待时，大门突然刷地打开，一名女子走了进来。就是刚才在外面遇见的那位娇小的太太。那太太做出好像躲避着什么似的动作，轻轻地收起漂亮的雨伞。

“咦，又开始下雨了吗？”

背后响起一个唐突的声音，是那个眼距很宽的护士。

“是啊。梅雨还没结束呢。”

那太太无精打采地说着，抱起刚买来的牛奶瓶走上楼梯。我看

着她的背影，不觉开口说：

“那位太太生了病，还自己去买牛奶呀？”

那位护士大笑了起来，好像这话可笑得不得了，还笑得把脸埋进了白围裙里。这个年纪的小丫头，就算天塌了，她们也会觉得好笑吧。

“那位太太不是病人啦。”护士还没缓过气，边笑边解释，“生病的是她的先生。”

“她先生？”

我吃了一惊。

“对。她先生得了慢性阑尾炎，来我们医院看了好几个月，老说自己肚子疼。我们医生说只要开个刀，马上就好了。可是他总说开刀太可怕。没想到外表一脸凶相的大男人竟然那么没胆。不过，这次他终于下定决心，住进医院来了。那位太太的确比较像生病的样子，因为她也吃了不少苦头……”

“野田护士。”后方传来一声严厉的叫声。

不知何时，一名脸颊尖削、身材干瘦的护士站在后面，眼睛在厚厚的近视眼镜后射出光芒。而那位“野田护士”明显想找个洞钻进去——可惜附近没有合适的洞，所以只能满脸通红地杵在原地。

“病人的事，不是给你拿来说三道四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就在眼镜护士正要用粗暴的声音给予对方最后一击的时候，敏枝夫人拿着皮包和鞋子出现了。她说，开始下雨了，要把雨伞借给我们。我们俩婉拒了，穿上运动鞋走出大门。幸子已经跟我混熟了，她来到玄关门前，举起手说：

“拜拜。”

七月四日 星期六

我和哥哥按照说好的时间，在七月四日星期六下午搬进箱崎医院的二楼。一朵耀眼的积雨云呈冰激凌形状，浮在很有夏天味道的晴朗天空中。我们向一家熟识的家具店借来一辆三轮货车，把全部家当都堆到上面，由哥哥驾驶。开到医院门前时，就看到幸子一个箭步跑出来迎接我们。

“我来帮你们搬。”

然后，她抱起我的袜盒，口里“嘿哟嘿哟”地往里面走去。

“呀，你们来了。因为你们打了电话说今天要搬来，幸子那丫头午饭没吃便在那儿等了。对了，我请人把正中央的七号房打扫好了。现在天气这么热，靠西边的八号房到了傍晚，可能会热得受不了。你们觉得呢？”

兼彦先生从诊疗室探出头来，微笑地对我们说。

“哦，这样吗？多谢你们这么费心——”

我们把行李搬到二楼，就在这时，那个年长的戴眼镜的护士严厉地说道：

“上下楼时请安静一点，今天这里有一位刚动过手术的病人。”

她说的话虽然正确得令人无法挑剔，但总是给人冰冷、专横的感觉，让人很不舒服。

“家永，如果你手边没什么事的话，也来帮忙搬一下吧。幸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但她装着好像没听见兼彦先生的话似的。我们放轻脚步走上楼梯，在楼梯口遇到一个熟面孔，是野田护士。眼距很宽的眼睛正善良地骨碌碌打转。

“欢迎欢迎。哇，好大的一幅画。真用心哪，把这画挂在墙上学习。”

野田明明拿不动，但还是用手扶住布拉克的画框，倒退着往七号房走去。

“刚动完手术的病人，是指上次那位先生吗？”我压低声音询问。

野田摇摇头。

“不，不是那位先生。平坂先生——那位先生名叫平坂胜也，是星期一做的手术，已经快复元了，只不过是慢性阑尾炎嘛。今天的呀，你看，在这里。”

她用目光瞄了一眼旁边的门，六号房。我们房间的隔壁。房门上挂着“工藤真弓”的名牌。

“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她妈妈心疼得不得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只是背上长了一个瘤，把它割掉而已。”

反正就野田看来，任何病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搬行李的过程中，我已经对所有住院的病人有了初步了解。

一号房住的是一位中年妇人，名叫小山田澄子，生的病是颈部淋巴腺炎，已经快要痊愈了。她独自一个人住在医院里。

二号房就是刚才提到的平坂胜也，他的夫人清子随侍看护。他的职业是贸易商，主要是将日本的浮世绘或古代美术品卖给外国人，这倒令我颇为意外。我还以为他从事的是跟什么工业有关的工作。

三号房没人住。五号房是两个年轻的男病人。宫内正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机械技师，在工作时伤了左手，但已经不痛了，所以每天只是枯坐在房里。桐野次郎是个大学生，在练习足球时把脚摔断了，两天前才住进来。据说他母亲也住进来照料。

行李搬完之后，哥哥把三轮车送回去，我开始整理房间。七号房的面积与八号房相同，也摆了相同的家具。唯一不同的是，八号房在北侧和西侧都有窗子，但这个房间只有北侧有窗。不过房间并不阴暗，而且通风，非常舒适。即使房子是租来的，但布置新居对女孩来说，仍是一件乐事。帽子挂在钉子上，字纸篓放进书桌下，哥哥宝贝得近乎可笑的高山梯牧草变种盆栽，则放到窗台的棚架上。另外，像布拉克的画，则是把墙上原来的画拿下来后挂了上去——医院每个房间里都挂着一幅风景画。幸子一直在我身边从事名为“帮忙”的活动。她看到了我的毛线小白熊。

“哇——好可爱！”

幸子把它抱在脸边摩挲，我赶紧把它抢回来，放在书柜上。这时，我听到敲门声。

“请进。”

话还没说出口，幸子已经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打开了。站在门后的是百合。

“今天晚上的晚餐，祖母说要给你们接风，所以请你们到家里一